感謝良醫
逕啓者鄙人於歲本八月忽患喉症喉頭紅腫叢起白點日益愈烈水漿難下初就醫於存仁醫院約經一週未見稍減後改服長君僅服一劑病勢頓減再服一劑而白點全無矣張君誠大國手也現寓文廟後街五十五號確爲病者之福音特此誌謝
感謝人郭約齋

智育影院
十月二十六起演二出
體育皇后

大光明
十月廿九日起演
逃婚 午場
鐵血空軍 晚

新詞戲本
滑稽時事
本報小舞台所演新戲唱詞共選十九回合訂一冊現已出書原價四角特廉價兩星期每冊三角外縣郵票代價外加寄費五仙劇目列后
戰製湯 馬張路會
失熱河 遼王鬪
報 斬湯 還張學
良 鼠襟 跳舞廳
胡蝶跳舞 和日
本 托國出拌 學
良過關 生瘡上路
花仙賤 文翚街
哭屍 捐款 劉
鄧兩軍大戰毗河

蜀光汽車駕駛修理專修社招生
社址提督中街卅四號備有簡章函索即寄再者凡在各代設處報名者希速來取志願書等爲荷

笑俗先生鑒昨閱成都新聞所登載之姨太太外史廣告不甚看得明白今特另擬一書塔式廣告送上請斟酌可否另登 德壽年十三歲

笑。眞妙。買來瞧
。硬有味道。又不
多費鈔。笑得你眼
淚吊。雖滑稽確不
大睡。甚麼東西聽
我棄報。才是姨太
太外史廣告。售書
處東御街一伍肆號

除舊佈新
這個廣告是一位小朋友德壽君送我的茲將來函一併登載並祝德壽君讀書努力
笑俗誌謝

亞光文化社賃閱畫報雜誌小說一回取錢部亦不另取賃費一月五角以四十元足數書價爲額社址

中華郵政認爲新聞紙類 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星期一）

# 成都新聞

第伍肆貳號
社址 東御街壹伍肆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崇業印刷社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二角五 半年一元三角五 全年八折 外縣加郵費一角五

## △短命婚姻

訂婚！結婚！離婚！

▲共計六天▼

杭市長山門外王家井十八號，孀婦張俞氏現年四十八歲，單生一女，芳名鳴鸞，二八年華，貌頗娟秀，粗裝淡服，大有落雁沉魚之慨，乃母愛如掌上明珠，隣村跨堂橋地方有住民朱德利者，年已而立，娶妻陳氏，現年二十九歲，以機坊爲業，家稍有積蓄，一日，朱某因事赴王家井，見女貌美，大施勾引，不久，入其彀中，相談之下，情意相投，乃約日至新市場大世界觀劇，當夜住宿西湖天然飯店，從此西子湖畔，花前月下，情影雙雙，無虛夕矣，旬日來，女母雖有所聞，然並不過問，任其欲爲，鳴鸞以潮流所趨，醉心自由，返舍商之乃母，願爲朱妾，俞氏亦無異議，復由瞿阿二之介紹，故於月之二日，簽定婚約，朱付禮洋百元，赴滬購買嫁粧，五日返杭，六日舉行婚禮，掛燈結彩，喜氣洋洋，雙方親戚，均來慶祝，前（七）日朱某之妻，厲聲叱鳴鸞入廚下，女忍氣吞聲，引火爲炊，但張不習烹調，飯菜不堪入口，陳氏怒罵不休，張女以長此以往，終非久計，乃歸寧哭訴母前，俞氏以女年幼無知，受人壓迫，不無同情，乃（八）日下午一時，浼人料墧家，進行離婚矣，

## 文人末路 車夫原是詩翁 口占新詩一首

記者昨經東門街，見一人以值伍元之鈔票一紙，給一人力車夫，記者爲好奇心所驅使，上前詢其究竟，據云，因車拖行太慢，給車資時，偶有繁言，詎該車夫向某冷笑，幷自述本人爲一淪落文人，因環境所壓迫，不得已而爲此，某聞言將信將疑，適有汽車駛過，試令其詠詩一首，車夫即口占云，「風馳電掣往來頻，繞腳黃沙拂面塵，寄語驕奢座上客，阿儂曾是個中人，」某憐其爲文人，遂給以洋伍元云，記者以該車夫文人末路，處境堪悲，特誌之以餉閱者，

## 冶家寶書 婆婆經

王婆婆口述 男洪順筆記

▲蘋英學摩登，婆婆曰今之摩登，在好好高在相好，在止於銀元，▲婆婆曰，戀愛在摩，摩而後能登，登而後能拿，（拿銀元也）拿而後能喜，喜而後能訂，訂而後能離，條件有本末，婚姻無始終，▲婆婆厭聞摩登，洪順曰，摩登者，外國言近代也，中國誤解摩登，其將亡乎，

## 賽金花訪問記（三）（續）

賽不語，那穿舊拷布衣服的女人說道「這門生他起初很窮，靠我們老爺幫忙，後來我們大少爺死了，他與我們少奶奶發生關係，他們就涵攏來調排太太他也就得發了」

余問「你怎麼當時不說呢」？

那穿舊褐色拷布衣服的女人接着說道「怎麼不說呢？太太與他們說。當時那門生說一傢私可竊，財產是偷不了的，一年十載之後，準與你料理清楚」，等到一年半載之後，太太派我找那人也不見了，第二次我再去，反受了他搶白了一頓，說這不關他家的事」。

問「奉直戰爭之後，鄭財政大樓拿出來許多物件，還有些什麼呢」。

賽答「現錢衣件，一些也沒有了，所剩下來的只有經書」。未完

## 甯晉百尺口鎮 古樹作怪

砍伐即召災禍 鄉愚故神其說

甯晉通信，本縣城東，百尺口鎮，有李家墳，生有枯樹一株，枝葉毫無，枯幹巍然存在，年代深遠，無可稽考，近年來該樹怪異叢生，一般鄉愚往焚香叩拜者，大有人在，村有劉某者膽豪於衆，否認此異，候至夤夜，自告勇而伐樹，比至該處方擧砍，而即倒在地，後經村人施救，幷以種種求樹禱告之擧，而劉某始慶復蘇，記者以事屬離奇，恐係迷信家造謠圖利，特趨而往訪，果係屬實，當時又聞村人告記者，前數年有某人想取銷此樹，竟至樹幹未倒，而人早氣絕身亡，不可救藥，一時傳爲奇聞，

## 博士信箱

王洪順

（問）我叫「丁天一」，我的兒子起個什麼名字？（丁天一）

（答）應叫水生。嘗聞道士放焰口，念云；「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水火交煉，煉度亡魂。……」

## 小舞台

第二幕 城隍爺娶姨太太 打圍

是孤事後追悔。放馬南山。從此解甲歸田。誓不再行登台。每日無事。便騎看電影。暮吃間茶。是那日。行經東安里門首。忽聽鶯歌燕語。胡絃細細。孤家只道是誰家音樂比賽。乃命二五鬼前往探聽節目。

二五鬼回報。乃是揚州羣花。移植錦城。笙歌妙舞。見者有份。孤家豈能錯此機會。乃命二五鬼打道而進（鑼鼓）好悔呀。孤家好悔。那日腰無半文。零錢用盡。孤家胆大妄爲。備受窘逼。幸趙公明押寶由此經過。方解救了孤。並約定今日。在錦江飯店。大打茶園。時候不早。跟班。（二五介）打道錦江飯店。（唱）那日裡打從大街過。耳邊廂忽聽得妙韻清歌。二五鬼他把那消息探錯。引起了。孤的豪興難收束。有孤王安盧內煙館打坐。小愛琴他對王半閃秋波。咳。縱然是當褲子摔算得過。何況他對爲王頻丟秤鉈。親爹爹喊得王心頭難過。未開言不由人熱淚拖拖。勸孤王熬乾夜他將煙裹。勸孤王不要講新生活。那時節孤王的龍顏難過。真銀元對美人徒嘆奈何。無奈了孤才言官難饑破。何況孤嘴邊上鬍子婆娑。這一回不過是幸遇而過。講買賣又何妨下場再說。（未完）

## 社會小說 姨太太外史續集（207）

### 第一回 鶯叱燕惱箋作蝴蝶舞 雁悴鴻憔弦斷漁家樂

他却心不在此。稍談數分鐘。進會場轉了一個圈。張望多時。才發現王伯年縮在東北角落。最後一排椅座上。呢帽低壓頭上。兩手舉着一張秩序單。陳達夫找着了他。也湊過去。坐在他身旁空座上。問道。王先生。怎麼你跑了。那崇更新在那裏。和你一路來的麼。王伯年道。我因看見何君馥三人。不便睬理。所以先溜出來。崇先生却沒有看見。陳達夫笑道。你們跑了。我却得乘機而入。何君馥她們是坐我汽車來的。我又買了她三十張票。花去六十元咧。王伯年不在這上留心。祇問他道。陳先生。你看金英小姐沒有。今天有她的節目。她來了麼。陳達夫道。我却沒有見着她。想她遲早必來。王伯年笑道。我是不好出頭。你去後台問一問。她來了。我好調她出來說話。陳達夫受了他的委託。又起身出來。到會場門外。同收票員打聽得後臺門路。穿出大樓左面。遶到一間矮小的[illegible]

坑滿谷。皆是女性。競奇鬥豔粉香四溢。唱歌彈琴。非常嘈雜。陳達夫不暇賞鑑。穿過幾層人陣。迎面碰上葉倩儂。穿了一件藍布旗袍。胸佩一條紅綢。寫着。音樂會主席團。神氣頗爲忙碌。陳達夫忙叫道。葉小姐。葉小姐。我們來了。葉倩儂見了陳達夫。却把頭一點道。密斯忒陳。你來聽音樂。請到前邊來賓席。這裡是後臺。閒人免進。陳達夫給她一說。面皮紅了。說道。我是來找人的。金英小姐今天來了沒有。她在甚麼地方。葉倩儂道。我正找密斯何。要告訴她。密斯金今天不能來。密斯何你看見麼。陳達夫笑道。何小姐同我來的。她先到後臺來了。葉倩儂聽說。又慌忙走去了。陳達夫在後臺不好久待。想要出來。那扇門又一推。何君馥帶領幾位女學生。闖了進來。陳達夫迎前問道。何小姐。金英小姐今天不來不來。有人問她。何君馥眨眨眼皮。笑道。她是會中主奏漁家樂的。怎麼不來。不來。我也抓了她來。陳達夫一聽此言。心放開了。笑道。葉小姐。方才找你。她在裡。何君馥聽罷。也忙着去了。陳達夫又回到會場門外來。到了會場門外來。却見當中圍了一羣人。一張木着。擺了三件樂器。一件是梵亞鈴。一件二胡。一件琵琶。使的皆已半舊。桌上寫着一個紙條。

專門蘑豆鼓

零售
口醬 二千八
五香 二千二
每斤
◀批發販莊格外價▶
住東門口下東大街九十七號

成都唯一無二戲園
小錦台
本日演唱城隍娶妾
每位票價二百文
全月包廂三角

無上消遣
總府街中段昌福館對門製革歐樓上黃金窟售店建南土漂
煙一杯四吊錢
地點又適宜
會人又方便
既可以談天
又可以消遣
樓高涼風爽
燈明手拈鐵
把斗徐徐吸
天上非人間
二樓南土煙
色香味皆濃
每杯三角

感謝靈子術大家王君紹渠
鄙人因工作勞頓遍身疼痛遍求省中名醫服藥俱皆無效後因閱報乃就靈子術大家王紹渠君調治不日而竟獲痊愈奇效若此無以為謝故登報表示歉忱并為都人士介紹
王君現寓中東大街八一號內
感謝人賴備泰謹啓

克淋白濁
作佗大藥房出品不拘新起久患一服此藥馬上止痛止濁三天痊癒病重七日永不復發　大瓶廠洋一元　小瓶五角　發售處都經售處安富藥房華勝藥房華盛藥房

廣告價目
本報銷場普遍如登廣告收數必宏凡小字五十字以內者每日收費二角餘類推大告及大語字不登

愛國歷史
長篇小說

# 玉獅帶

禁止轉載

## 第六十三回　嬌若神龍盧霸林失蹤　奸似鬼蜮魏朝賢遺將

何朝鼎哥利亞，齊聲答應，引着虎賁龍驤，分頭準備去了，魏朝賢，復鬮了東海國王，巡邏江面，以免唐軍將帥免脫，黎元忠復命黎彥龍，督率軍健張燈結彩，歡迓羅燕，并命魏鵬舉黎元義，佈置官廳，高搭樂台，二人專司禮儀，指揮各項瑣事，大安各將，俱分頭佈防，黎元忠調遣竣事，已屆黃昏，便復返奥邪島，與魏朝賢再事商榷，這且不表，單言第二日，徐犖陞帳，早有敵軍步兵統領林成芬，來轅侯駕，墨賽花鄭鳳嬌，雙雙步至白虎帳，衆將參見後，鄭鳳嬌便令徐犖，戎裝佩劍，同着忠毅王墨參軍，至敵營收納降虜，并命張應雷王孟雄，率領五百名校刀手，沿途侍候，張王二將，一聲答應，便齊入營更衣，徐犖心裏，好生驚訝，此去龍潭虎穴，敵軍十餘萬，戰將數千員，我獨不懼，墨參軍深閨弱質，縱然是久歷戎馬，到底手無縛雞之力，若一朝變起，又如何殺能出重圍，鄭鳳嬌，真正是見聞不博，聽說盧杞投降，竟如此深信不疑，那張王二將，五百名校刀手，又如何能保得着墨賽花，更何況，倘有一個忠毅王呢，徐犖忍耐不住，便向鄭鳳嬌道，此去敵營，吉凶難料，若一朝變起，我軍兵勢薄弱，恐為賊徒所掣，依犖愚意，莫若令蒲元帥，與顏將軍，護衛墨參軍，忠毅王前往，設事起倉猝，亦可拒抗賊軍，鄭鳳嬌一聲冷笑道，國公過慮，盧杞兵敗力弱，投降是實，彼何敢妄生鬼域，至于天怒，顏蒲二公，轉戰千里，正宜休息，國公勿得淆亂觀聽，這幾句話，險些將徐犖肺腑氣炸，自己是一片美意，防他見聞不博，為賊徒所算，他反轉說勿得淆亂觀聽，真正是個不可教誨的蠢才，鄭鳳嬌見徐犖呆立帳下，低頭不語，便回顧王張二將道，二位將軍，即可傳齊軍馬，護衛忠毅王等，往敵營納降，徐犖知是催他，無可奈何，只得入帳[illegible]

墨賽花等，一齊上馬，諸將因賽花鳳嬌，有神出鬼沒之機，諸事皆不敢妄諫，今見徐犖啓齒，反受了鄭鳳嬌薄責，更皆噤若寒蟬，林成芬見徐犖等出帳，心裏好生歡喜，便縱馬當先，回營稟報，墨賽花輕揚鞭稍，談笑自若，徐犖心中憤恨，低頭默默，將才轉過山峯，便見前面道間，敵營軍馬，一字兒排開，繡旗高飄，盔甲鮮明，為首一員大將，全身戎裝，揚鞭勒馬，正是黎彥虎，黎彥虎見墨賽花等來到，急滾鞍下馬，呆立路側，口稱罪將黎彥虎，恭迎忠毅王墨參贊，因甲冑在身，不能全禮，望王爺參贊恕罪，墨參軍將手一擺，命從人答禮，黎彥虎讓過唐營軍馬，各自佈防去了，徐犖墨賽花，復隨隊直向敵軍大營來，遠遠的，便看見旌旗密佈，槍戟如林，大小營房，似魚鱗般，毗連海岸，徐犖見着也自心驚，暗想道，若敵軍今日果真詐降，這如何是好，又深恨鄭鳳嬌不聽自己之言，至有此誤，返視墨賽花時，却正在輕揚鞭梢，與王孟雄等閒談，指劃沙灘，何處可為營，何處可伏軍，徐犖鼻管裏哼了一聲，肚裏暗道，真不料，他們二人，竟是天生一雙，同做着大夢，徐犖心裏，正自惱恨，猛聽撲通通三聲砲響，敵軍營裏，旌旗展動，黎元忠已率着一般戰將，出營來歡迓羅燕，墨賽花羅燕，亦急翻身下馬，張王二將，緊緊跟隨墨賽花後面，寸步不離，徐犖看時，敵軍似雁翅般，排列兩傍，一個個俱是頂盔貫甲，殺氣騰騰，何朝鼎全身戎裝，屹立道傍，更宛若半截鉄塔相似，徐犖心裏，好生着急，在看黎元忠時，也是全身戎裝，身後諸將，也俱是明盔亮甲，殺氣滿面，徐犖此時，不由悔恨交加，黎元忠向他長揖，他也置若未睹，墨賽花方叫道，越國公，黎老國公，在恭迓呢，徐犖方才略事敷衍，黎元忠見他，頭戴着頂紅纓耀日鳳翅盔，身穿着黃金鎖子狻猊鎧，外罩半副白緞碎花蝴蝶袍，腰繫玉帶，足登薄底戰靴，脅下緊着把，龍文七星劍，面若傅粉，目若朗星，黎元忠見着，不由暗地羨慕，徐犖孺子，不說文武雙全，更兼人才出衆，年幼位隆，老夫犬子，不及其遠矣，黎元忠一面思索，一面便讓徐犖羅燕等入內，

**玉獅帶二三集**
**合併發售預約**

本書初集早已出版現在二三集已經付印共計一百回分訂兩厚冊至金殿封官止兩集齊出定價二元仍提五百部歡迎閱者減半只收一元書額無多預定從速定年內出書

# 大明廿七俠



## 第四十八回　龍寶山復任劾縣令　季小順典婢控鄉鄰

逼得要死，勉強敷衍過去，如今年歲不豐，米粮太貴，食口太多，一個十二歲的兒子，已是送給人家去放牛去，還有個十五歲的女兒托我做媒，說給人家做養媳婦，那時小人對他說道，做媒一時難有門當戶對的好小官，如肯委屈些，不如將姑娘當給人家為婢，幾年取贖，王洪生聽了小人這話，很是贊成，便問我當給誰家呢，小人遂將季小順家內對他說了，王洪生托小人即去說，因為家中人口多，這擔子實在挑不起了，小人聽了他的話，回家即訪季小順，將此事對他說了，他說很好，問我要多少錢，小人說不曾問，第二日小人到北鄉去，找了王洪生，約他同到東鄉，邀了季小順來，三面言明，當五年，共制錢六十千文，約了日期，兩下寫券做事，不料王阿鳳季家之後，一年多都不曾有甚意外，前些時忽然逃回家去，季小順便來尋找，向小人要人，同時王洪生也來找我，說阿鳳在到季家近來太苦，和先前大不相同，要我去約季小順吃茶，大家別抓破臉，將契約毀了是正經，大人明鑒，這話中不明明有刺嗎，因此小人據情去約季小順，誰知季小順不允，一口咬定，說小人幫着王洪生欺負他，并說王洪生誣賴他，損壞他的名譽，小人回去問王洪生，王洪生又怪小人將他女兒介紹這種人家，弄到這種地步，要和小人拚命，小人回身再找季小順，季小順一口咬定說王洪生放白鴿，小人急了，遂拉着他到府衙告狀，反而給他做了原告，請大人給小人作主，龍公點頭，遂喚王洪生上堂，問他前後情形，王洪生所供，也與吉瑞符相同，龍公喚上王阿鳳，問他到季家之後，主人待你如何，主母待你如何，季家上下共有多少人，前後有幾進屋子，王阿鳳稟道，小女子是去年正月間，從到季家的，初到之時，主人即待我不錯，差不多的粗事，都不致我做，主母也待我不怎麼樣，他家上下，共有七個人，前後共有三進房子，龍公道是些什麼人，阿鳳道，主人，主母，小主人，兩個長工，一個老媽，連同小女子共是七人，龍公道，你主人主母都待你不錯，你為何要逃回家去呢，阿鳳紅了臉的，青天大老爺，

滑稽社會
長篇小說

# 王博士



## 第五回　多情女賽過林黛玉　兩博士爭吃花生糖

僕人把交換報捧了進來，王洪順翻來覆去看了一回，忽然看見報上，有王洪順三字，不由大驚，詳細一看，才是担糞挑的，污了別人的衣，送到局上，問明姓名，叫王洪順，罰已罰錢二百了事，王洪順一見，急忙拔筆，寫了一張稿子，乃事申明挑糞的王洪順，不是肉麻小報社社長王洪順，寫完之後，便把棹上的一疊吸墨紙，內中夾有稿子的，命僕人送到寫稿室，交傅載之書記，將稿謄正，傅載之接了稿子，見還有些潤濕，却一陣一陣的臭氣，連續不斷，直冲鼻端，剛剛寫了兩張，便到外面吃痧藥水去了，到第二天，王洪順起床之後，還在洗臉，那吳仁格已經來了，便道，兄弟是信人，怕你盼望，所以來約你很早，王洪順急道，車錢付了莫有，吳仁格笑道，不用費心，王洪順驚訝道，吳兄今日不講經濟學了嗎，仁格道，啄子嫋，已命老黃付了，王洪順一聽，幾乎把口中含的一口漱口水，一齊噴了出來，吳仁格對四面一看，問道，你今天預備的是甚麼點心，

未完